宋元學案

橫浦學案表

張九成 龜山門人 二程再傳 安定濂溪三傳 陸學之先

- 韓元吉 別見和靖學案
- 凌景夏
- 樊光遠
- 汪應辰 別爲玉山學案
- 沈清臣
  - 趙彥肅 別見象山學案
- 方疇 別見紫微學案
- 于恕
  - 郎煜 見上橫浦門人
- 于憲
- 徐樁年
- 倪稱
  - 子思

劉荀 別見衡麓學案

郎煜

史浩

子 彌堅 別見慈湖學案

孫 守之

孫 定之 並見慈湖學案

張良臣 別見龜山學案

郭欽止

喻樗 別見龜山學案

張浚 別爲趙張諸儒學案

姚進堯

葉先覺

施德操——族孫庭先別見震澤學案

並橫浦講友

楊璿

橫浦同調

宋元學案卷四十

餘姚黃宗羲原本　後學慈谿馮雲濠校刊

男百家纂輯　鄞縣王梓材重校

鄞縣全祖望修定　道州何紹基重刊

橫浦學案

祖望謹案龜山弟子以風節光顯者無如橫浦而駁學亦以橫浦爲最晦翁斥其書比之洪水猛獸之災其可畏哉然橫浦之羽翼聖門者正未可泯也述橫浦學案梓材案是卷多仍黎洲原本其爲謝山所補者皆爲注明

龜山門人二程再傳

文忠張橫浦先生九成

張九成字子韶錢塘人從學龜山紹興二年廷對第一僉判鎭東軍與監司不合投檄而歸學士大夫簦笈雲集多執贄門下入爲太常博士改著作郎除宗正少卿禮部侍郎兼侍講經筵論災異迕時相秦檜謫守邵州何鑄劾以依附趙公鼎落職先是先生嘗謂高宗曰外議以臣爲趙鼎之黨雖臣亦疑之帝問其故曰臣每造鼎見其議論無滯不覺坐久則人言無足怪也終父喪取旨與宮觀詹大方論其與僧杲謗訕朝政謫南安軍檜死起知温州戶部遣吏督軍糧先生遺書痛陳其弊戶部持之卽丐祠歸先生在謫居十四年解釋經義目病就明簷下磚痕雙趺隱然嚴帥致饋金先生曰吾雖遷徙困乏何敢苟取卒不受自號橫浦居士亦稱無垢居士二十九年六月四日卒年

六十八寶慶初贈太師封崇國公謚文忠雲濠案先生著有尚書大學中庸孝經論語孟子說無垢錄橫浦心傳攷四庫書目采錄孟子傳二十九卷橫浦集二十卷

橫浦心傳

學問于平淡處得味方可以入道不然則往往流于異端不識眞味遂致誤人一生

或問學者多爲聞見所累如何曰只緣自家無主

或問所見與所守二者孰難先生曰所見難或曰今學者往往亦有所見而不能守則倂與其所見而喪之先生曰不然只是所見不到故耳今人于水之溺火之熱未有無故而入水火者以見之審也設陷阱而蒙以錦繡玩而蹈之者多矣彼見畫虎而畏者久則狎之一日遇其眞則喪膽失魂終身不敢入山林

其理可見

或問作善則吉從惡則凶如此則善惡便是吉凶否先生曰分之則有僥倖之心

或問中和如何分先生曰中即和作事合理人情自不乖

或問敬有定體否先生曰敬在心雖死不可變易簀結纓是矣

或問教小兒以何術爲先曰先教以恭謹不輕忽不躐等讀書乃餘事若不先以此則雖有慧黠之質往往輕狂後亦難教然有資質者父兄便教以學作文事科舉不容不躐等皆其父兄無識見子弟稍有所長便恣其所爲遂反壞其資質後來多不能成器豈得一第便是成器邪

或問孔子言性相近也不明言其實孟子乃曰人性善何也先

生曰孟子源流甚正認得不錯但人不之思耳孔子嘗曰天地之性人爲貴人之行莫大于孝孝卽善也其言豈無所自

看六經須先精求語孟便自有味

有志者其規模必先定無志者一切皆偶然

或問去異端難否先生曰人多不識異端所以難去只如楊墨本學仁義仁義豈是異端惟孟子能辯之故能去之也不然未必不反謟其說此所以去之覺難也

或問六經與人心所得如何曰六經之書焚燒無餘而出于人心者常在則經非紙上語乃人心中理耳不然則子雲韓愈董仲舒劉向之徒何以得傳其書

世俗之論多服于無心而君子則服于公公固無心矣往往有

所抉擇則以有心疑其不公今于十人而擇其一之善則九人者或及其一二或不及而謬得其名與夫忌而毀矜而怒者九人不無二三也十人可以數計也乃若自十而百自百而千積而上之擇之愈詳爭之愈衆紛紛而不可較吾以爲公也是乃所以起其不公之論也至于羣千百而餬其名錯其數唯吾之所取而唯其人之取吾固取之以無心而人亦不得以有心疑吾雖舉一盜跖而顏子不敢怨黜數伯夷而爲盜跖者亦不爲之慊然此世俗之論所以爲不公也不獃之君子而孰獃之乎未能不矜安謂知道未能忘得安謂知義未能輕名安謂知德知道者必不自矜知義者必不好得知德者必不沽名此皆表裏之符也

東漢君子太好名如李膺雖已禁錮而天下士大夫欣慕唯恐不及更相標榜互爲稱號八君八顧八俊八及八廚之名出而黨禍起矣皆不見道之故見道者必畏名名非可好從其自至猶且辭之況自相夸美乎此取禍之自也

禍福有幸有不幸而善惡之理則一定君子惟其一定之理而已豈當論幸不幸小人則一味圖僥倖或僥倖而得福往往不復以善惡爲定理矣

晉王昶爲人謹厚名其兄子曰默曰沈名其子曰渾曰深爲書戒之曰吾以四者爲名欲汝曹顧名思義不敢違越夫物速成則疾亡晩就則善終朝華之草夕而零落松柏之茂歲寒不衰夫能屈以爲伸遜以爲得弱以爲強鮮不遂矣觀昶所言眞謹

厚君子也予名諸子皆以厚亦欲其不爲刻薄耳心吾此言凡發于口必當應心亦顧名思義之意諸子無爲刻薄以愧吾此言當三復之

或問事成于偶然語得于不思技精于無意理會于適爾然皆有終身而不可及往往意愛神喜自然不忘乃若工寫規畫朝誦夕記目注心想非不甚切而旋即遺忘何也先生曰不用意處眞情自見用意則奪其眞矣孟子于赤子入井時喩仁此時眞情便掩不得雖頑嚚不肖者亦須發見當如此察之非言可盡

君子惟義所在雖處汙辱未始不榮若求以全名則必墮諂僞往往先自受辱矣

或問易無思也無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若有感心則有思爲心術說無思無爲何也先生曰當寂然不動時豈是土木

或問孔子言仁未始有定名如言仁之本仁之方以剛毅木訥爲近以克伐怨欲不行爲難樊遲之問則異于子貢司馬牛之問則異于子張顏淵之問則異于仲弓文子止得爲淸子文止得爲忠管仲止得爲如往往皆無一定之說而先生論仁每斷然名之以覺不知何所見先生曰墨子不覺遂于愛上執著便不仁今醫家以四體不覺痛癢爲不仁則覺痛癢處爲仁矣自此推之則孔子皆于人不覺處提撕之逮其已覺又自指名不得或曰如此則義亦可說先生曰若能于義上識得仁亦爲活

法

祖望謹案以覺爲仁謝上蔡之說也其說亦本之佛氏

或問古人卓然獨見者誰爲最先生曰伊尹或曰何謂先生曰伊尹去堯舜之世已遠絕無師承堯傳之舜舜傳之禹自此以往寥寥數百載伊尹斷然號于人曰予天民之先覺者也及湯學于尹故湯得尹之傳曰文武曰周公曰孔子皆由此傳之也不是獨見得到何由敢自任如此予細思之不是泛語補

或問先生平日處心忠厚于一事一物必欲成就其美故諸子姪皆以厚名欲其不輕薄耳以某觀之忠厚之人大抵多覺緩容物不甚迫切每見先生疾惡太甚于喜怒畧不能少制似覺不甚容與往往皆以先生爲剛躁不知或自覺否先生曰所養

至則有臧否若作僞又非真情理不順處自然不平初無容心也若見人之惡而不怒不是作僞便是姑息
或問屈人以服己不爭則怨屈己以服人不鬬則憾力未屈則爭鬬力已屈則怨憾此人情也而孟子論以大字小者樂天以小事大者畏天皆以爲然何也先生曰聖人以天理爲人情常人往往徇人情而逆天理故爭鬬怨憾與畏樂不同
或問科舉之學亦壞人心術近來學者唯讀時文事剽竊更不曾理會修身行己是何事先生曰汝所說皆凡子也學者先論識若有識者必知理趣孰非修身行己之事本朝名公多出科舉時文中議論正當見得到處皆是道理汝但莫作凡子見識足矣科舉何嘗壞人

或問木上有火鼎君子以正位凝命鼎在木火上而以君子正位凝命言之豈非取其不動故邪先生曰鼎處烈火上如君子處倉卒擾攘中安然守正不動聲色而內有所處

或問處事當如何先生曰速不如思便不如當用意不如平心

或問近日監司責郡守縣令守令惟務事辦往往有所不恤故人情法意每每多失其闕有一執法守正者動多拘礙不敢容易不以懦斥則以不能見鄙及違理背法一旦事敗者則又處之幸不幸此當如何先生曰做不得不如去既任其職只得守理守法雖以懦斥或以無能見鄙于心無愧人豈不知若較之違法背理而自處于幸不幸者一敗塗地非特在我有愧于人終豈無見察之理豈可謂之幸不幸

孟子于古聖賢中獨發一養氣之說卓然超越議論深邃如言勿忘勿助長言是集義所生言配義與道言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皆自其平日踐履工夫中來豈人所規髣形似所可得者耶韓愈言孟死無傳其傳深矣眞難其人也

爲善而好名乃是大患君能涵養消除其好名之心方是爲善耳不然則有作輟矣

處道義中慣者處勢利甚輕處勢利中熟者處道義則拘迫道義可慣勢利不可熟也熟則無一點瀟灑氣無非俗態耳

仁即是覺覺即是心因心生覺因覺有仁脫體是仁無覺無心有心生覺已是區別于區別熟則融化矣

見道者如見故物則他物不能易聞道者如聞妻兒聲則他人

聲自不相投

或問應人疑者常為人疑欲防人者必為人防恐生事者多被事擾惡人擾者人每擾之如何先生曰皆自有以致之何如無欲無慮無恐無惡便自泰然此皆有心之過也

士大夫不必孜孜務挾冊看書但時時與文士有識者每日語話便自有氣象終日應接時事塵勞萬狀適意處少逆道理處多苟不時時洗滌令胸次閒稍有餘地則亦汩沒矣

道無形體所用者是苟失其用用亦無體

理之至處亦不離人情但人舍人情求至理此所以相去甚遠

或問當患難之來如何處曰無事時理會道理令實

或問生生之謂易如何是生生曰于道理生處不落死處便是

易

或問或者云知其爲小人便當以小人處之如何先生曰旣知其爲小人復以小人待之則我先爲小人矣此何心哉天下豈能一一皆君子雖堯舜盛德之君朝廷之上猶有小人堯待之無異心也四凶爲惡于舜世故不免誅戮苟可以已舜未必遽發也

或問孳孳爲善者舜之徒孳孳爲利者蹠之徒欲知舜與蹠之分無他利與善之閒也如何是閒先生曰不可將利心去爲善

或問如何是聖賢氣象先生曰聖賢自不知氣象如何稍自涵養充實則自然蘊藉可觀長沮桀溺見仲由卽知爲孔某之徒仲由平日在聖門中行行孔子以爲不得其死一侍孔子行便

自各別

或問看古人書有入意處便覺與古人無異先生以爲果無異否曰凡古人書中用得處便是自家行處何問古今只爲今人作用多不是胸中流出與紙上遂不同

或問道果無形迹否曰道非虛無也實用處通變者是

或問人于窮時如何免怨尤曰理不一貫將天人物我都分卻自然多怨尤

或問退之言仁與義爲定名道與德爲虛位如何先生曰此正是退之闢佛老要害處老子平日談道德乃欲提提仁義一味自虛無上去反以仁義爲贅不知道德自仁義中出故以定名之實主張仁義在此二字既言行仁義之後必繼曰由是而之

焉之謂道足乎己無待于外之謂德亦未始薄道德也特惡佛老不識仁義即是道德故不得不表而出之

或問龍無羽而飛蟬無喙而飲兔無牝而育蛇無足而行蚓無首而穴此理如何先生曰龍能變蟬能吸兔能望蛇能摄蚓首不鈙而能食壤豈有無故之理但人不推之耳

君子之心常長厚小人之心多刻薄心之所存治亂安危得失成敗所自生也不可不戒

人失則悲得則樂非能自爲得失也而得失必有主故所以致其悲樂者以主之者致之也有片玉而吾得之樂因以寓一旦失之則悲亦隨之是吾之所樂者以此玉之得而所悲者以此玉之失樂以玉得而吾初不與其樂悲以玉失而吾初不與其

悲得失亦初不與而玉與之反其初焉則玉與吾較然二物耳而吾切切乃欲斂其得失悲樂于己而故爲之得失悲樂豈不疎且狂哉故凡物交于前而情動于中墮于得失悲樂之域者安得不少反其初乎

凡物之形于外者常有以泄吾之眞吾逆知其形而不爲之泄則物初無忝我何而我固自若也爲之凶豪暴橫以泄吾之怒爲之諛佞倩盼以泄吾之喜爲之厄窮憔悴以泄吾之悲爲之放曠佚逸以泄吾之樂此皆不明乎道而與物爲徒者也至于有所養者則喜怒哀樂初不足以動其心而付之喜怒哀樂而已我何容心哉

人之念慮欲靜要須盡窮理之學理之不窮而欲念靜事來無

處則愈擾矣若見得到底往往常覺靜理定故也亦有頑㒓人自會頓置閑事不挂思慮者然亦不可應物

頭嘗見邵德升分定錄凡神告夢讖爲人耳目聞見者歷數其詳且以警貪愚不安分之人喪廉恥圖僥倖以至死亡而不悔于名教亦有補矣然此理亦甚易曉不學而求名無貨而爲商不耕而欲食雖三尺之童知無此理然其閒亦有偶然成名無貨得貲遊手坐食則往往舍其正而求其幸苟其得而忘其生無其所不可而覬其所或可此皆暗于理故耳胡先生序春秋說有云君子以義斷命而不委之于命以理合天而不委之于天此說又有造化不止于能安分而已

梓材謹案棃洲所錄黄補心傳五十八條今移爲附錄者四條移列于忠甫傳後者一條移入古靈四先生學案者

一條移入百源學案者一條移入伊川學案者一條

橫浦日新

爲善者常受福爲利者常受禍心安爲福心勞爲禍

曾子曰其嗟也可去其謝也可食學者欲識中道試以此求之
補

道非虛無也日用而已矣以虛無爲道足以亡國以日用爲道
則堯舜三代之勳業也

用明于內者見己之過用明于外者見人之過見己之過者視
天下皆勝己也見人之過者視天下皆不如己也此智愚所以
分與

幼喜放壯喜鬬老喜憂補下同

學文者多忌學道者多退退謂退遜

己以爲是衆以爲非己以爲非衆以爲是吾將何從曰學而已矣學而明乎善則是非不愧乎聖賢矣否則是非皆私心耳奚擇焉

子思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若曰不發是無喜怒哀樂也若曰已發此乃和爾亦非中也惟言未發所以見子思之精微

君子之學豈志在取一第效一官而已飲食起居皆宰相事業也

一念之善則天神地祇祥風和氣皆在于此一念之惡則妖星厲鬼凶荒札瘥皆在于此是以君子愼其獨補

人皆有此心何識之者少也儻私智消亡則此心見矣此心見

則入孔子絕四之境矣

觀大節必于細事觀朝廷必于平日平日趨利避害他日必欺君賣國矣平日負約失期他日必附下罔上矣

君子爲善期于無愧而已非可責報于天也苟有一毫覬望之心則所存已不正矣雖善猶利也

士大夫以氣爲主氣一不振則阿匿苟容無不爲矣補

巧不如拙明不如晦動不如靜進不如退補

梓材謹案橫浦日新梨洲所錄十二條今移入伊川學案一條移入龜山學案一條移入劉李諸儒一條謝山補錄八條移入明道學案二條

附錄

先生夙學天成八歲默誦六經通大旨父積書坐旁命客就試

公答如響且置卷斂衽曰精粗本末無二致勿謂紙上語不足多下學上達某敢以聖賢爲法諸老驚嘆曰眞奇童子也十歲善文時儕稱雄十四遊郡庠閉閤終日寒折膠暑鑠金不越戶限比舍生穴隙以覷則斂膝危坐對眞大編若與神明爲伍吏相驚服而師尊之

射策集英殿畧曰禍亂之作天所以開聖人願以剛大爲心毋遽以驚憂自沮又曰臣觀金人有必亡之勢而中國有必興之理特在陛下何如耳又曰今日待敵之計當先用越王之法以驕之使侈心肆意無所忌憚天其滅之將見權臣爭強篡奪之禍起矣又曰陛下之心臣得知之方當春陽晝敷行宮別殿花氣紛紛竊想陛下念兩宮之在北邊塵沙漠漠不得共此融和

也其何安乎處夏之際風窗水院涼意淒清竊想陛下念兩宮之在北邊劉氈擁蔽不得共此疏暢也亦何安乎澄江瀉練夜桂飄香陛下享此樂時必曰西風淒勁兩宮得無憂乎狐裘溫煖獸炭春紅陛下享此樂時必曰朔雪袤丈兩宮得無寒乎至于陳水陸飽珍奇必投筯而起曰雁粉腥羊兩宮所不便也食其能下咽乎居廣廈處深宮必撫几而嘆曰穹廬甌脫兩宮必難處也居其能安席乎今閭巷之人皆知有父兄妻子之樂陛下雖貴爲天子富有四海以金人之故使陛下冬不得溫夏不得凊昏無所定晨無所省問寢之私何時可遂乎在原之急何時可救乎日往月來何時可歸乎每歲時遇物想惟聖心雷厲天淚雨流撫劍長吁思欲埽清鑾帳以迎二聖之車此臣心之

所以知陛下者如此又曰搜攬珍禽驪馳駿馬道路之言有若
上誣聖德者深察其原蓋自閹人私求禽馬動以陛下爲名且
閹寺聞名國之不祥也今此曹名字稍稍有聞此臣之所以憂
也賢士大夫宴見有時宦官女子安居前後有時者易疏前後
者難閒聖情荏苒不知其非不若使之安埽除之役復門戶之
司凡交結往來者有禁干與政事者必誅陛下日御便殿親近
儒者講詩書之指歸論古今之成敗云云上感其言拔置第一
侍郎在講筵上嘗謂曰何以見敎對曰臣安敢當見敎之語抑
不知陛下臨朝對羣臣時如何存心上曰以至誠曰不知入而
對宦官嬪御又何如上曰亦以至誠曰外不對羣臣內不對宦
官嬪御端居靜處時不知又如何上遲疑未應曰只此進疑已

自不可上極喜握其手曰卿問得極好

上嘗命講春秋對曰臣未嘗習如高閌卻理會得上曰朕要卿講辭遜再三上固命之對曰必欲臣講臣惟以論語孟子爲說

上大喜曰又道不會

先生既免喪秦檜取旨上曰可與宮觀此人最是結交趙鼎之深者自古朋黨唯畏人主知之此人獨無所畏既而啓大方言頃者鼓唱浮言九成實爲之首徑山僧宗杲知之今已遠竄爲首者豈可置不問望罷九成宮觀投之遠方以爲傾和者之戒落職編置安南軍先生與宗杲爲莫逆交秦檜忌先生于是言者論先生與宗杲謗訕朝政

謫居南安步帥解潛亦謫居焉病劇公往省之謂曰太尉平日

所懷有不足者否潛泣曰一生唯仗忠義誓與敵死以雪國恥以不肯議和遂爲秦檜所斥此心唯天知之先生曰無愧此心足矣奚必令人知然人亦無不知者但有遲速耳潛曰聞此言心中豁然矣卽逝公曰武人一念正氣此與朝聞夕死何異吾儕讀聖賢書平日安可不正此心乎

在南安或問先生曰近日士大夫氣殊不振曾無一言及天下事者豈皆無人材耶先生曰大抵人材在上之人作成若摧抑之則此氣亦索有道之士不任其事安肯以自取辱哉秦檜方斥異己大起告訐此其志欲盡殺賢者然未必不反激人之言子姑俟之

有士大夫見過云近日仕宦習氣可惡上下相蒙只圖苟免全

無後慮若不如此則往往其禍先及爲之柰何先生曰精金百鍊則愈剛爲器益利人自不至誠豈有不可爲者

一士夫遠自浙江攜家入廣赴調且以貧爲累焦焦然見于顏色因謂之曰貧不足爲公累心爲公累耳若公不入仕又何以處隨分節約老幼均之自可無累若以口腹欲快意但恐私慾橫生無時可足貪冒無恥禍必及之回視節約之樂如在天上請公先與此心斷之便自無累

南安一老兵長在左右入夜時與子姪說文字或至三鼓老兵不去因謂之曰汝老自去眠其老兵忽云每聽侍郎說書某自喜眠不著但恐諸小官人欲睡耳引至燭下則兩目熒熒口吻噞噞欲語喜色滿面先生曰小人中亦有警策者到此乃見如

于此人言可發一笑

或問先生手執一紙扇過數夏破即補之一皮履汗敝闕裂亦不易頭上烏巾用紗不過一二尺許乃以疏布漬以墨汁作巾至夏間裹之或至墨汁流面亦不問筆用秃筆紙用故紙以至衣服飲食皆不揀擇粗惡尤甚人乍見者必以爲不情而先生處之平生不改此是性邪抑愛惜不肯妄用邪若使愛惜亦不應如此做陋深所未曉先生曰汝且道我用心每日在甚處若一一去自頭至足理會此形骸卻費了多少工夫我不被他使且要我使他此等語須是學道之士修行老僧方說得入世人往往以我爲鄙吝以我爲迂僻我見世人役役然爲此身所擾自早至夜應副他不暇特可爲發一笑耳

汪玉山讀龍川志曰無垢昔與某言古人行事信其大節小疵
當置論往往有曲折人不能盡知者如寇公正直聞天下豈肯
向人求官者歐陽公志王文正墓言其從公求使相若此之類
慎言之予聞宋子京爲晏臨淄門下士而草晏公罷相制多貶
辭及讀龍川別志憮然自失乃知別有曲折無垢之言益信補
王深寧困學紀聞曰孝經引詩十引書一張子韶云多與詩書
意不相類直取聖人之意而用之是六經與聖人合非聖人合
六經也六經即聖人之心隨其所用皆切事理補
黃東發曰橫浦先生憂深懇切堅苦特立近世傑然之士也惟
交遊杲老浸淫佛學于孔門正學未必無似是之非學者雖尊
其人而不可不審其說其有所謂心傳錄者首載杲老以天命

之謂性爲淸淨法身率性之謂道爲圓滿報身修道之謂敎爲千百億化身影傍虛喝聞者驚喜至語孟等說世亦多以其文雖說經而喜談樂道之晦庵嘗謂洪适刊此書于會稽其患烈于洪水夷狄猛獸豈非講學之要毫釐必察其人旣賢則其書盛行則其害未已故不得不甚言之以警世哉蓋上蔡言禪每明言禪尙爲直情徑行杲老敎橫浦改頭換面借儒談禪而不復自認爲禪是爲以僞易眞鮮不惑矣

宗羲案朱子言張公始學于龜山之門而逃儒以歸于釋宗杲語之曰左右旣得把柄入手開導之際當改頭換面隨宜說法使殊途同歸則住世出世間兩無遺憾矣用此之故凡張氏所論著皆陽儒而陰釋其離合出入之際務在愚一世

之耳目宋横浦雖得力于宗門然清苦誠篤所守不移亦未嘗諱言其非禪也若改頭換面便是自欺欺人并亦失卻宗門眼目也

横浦講友

提舉喻湍石先生樗别見龜山學案

忠獻張紫巖先生浚别爲趙張諸儒學案

進士姚先生述堯

姚述堯字進道華亭人在太學日每夜必市兩蒸餅未嘗食明日輒以飼齋僕同舍皆怪之子韶問曰公所市蒸餅不食徒以飼僕何邪先生曰固也某來時老母戒某之學夜閒飢則無所得食宜以蒸餅爲備某雖未嘗飢然不敢違老母之戒也市之

如初參北窗炙輠

栫材謹先生張孝祥栫進士有蕭臺公餘詞一卷見朱竹垞北窗炙輠跋語

葉先生先覺

葉先覺

施持正先生德操

施德操字彥執鹽官人學者稱爲持正先生與横浦遊從頗厚文章學問亦其輩流也病癈而沒識者悲之生平論纂甚富里人郎晦之煜偶得其孟子發題輒鋟木以廣其傳使學者嘗此一臠亦可以知先生之大畧云 雲濠案先生所著又有北窗炙輠二卷

謝山題北窗炙輠曰持正先生顛末畧見于竹垞檢討之跋栫材案竹垞跋云彥執張子韶之友也病癈而沒子韶以文祭之云生平朋友不過四人葉先亡公繼又去

其和彥執詩云環顧天下問四海惟三友三友者彥執及姚進道葉先覺也然未足以發其書之蘊也是書卮言叢語若出自不經意所爲乃其于伊洛再傳弟子微言多所收拾讀者未可以說部目之也持正與横浦爲心交願横浦墮入妙喜之學而持正獨否則九卓然不滓者矣

孟子發題

天生聖賢蓋將以爲斯文也故其所作必卓然有所建明余嘗竊怪夫自孔子沒諸子百家分散四起操觚牘挾徒黨其說于天下人人自以爲得聖人之道其說卒不明惟孟子一書乃與六經孔氏之說並傳世之學者至號之爲孔孟嗚呼何其盛也晚聞師說始知其立言之意果不與百家衆說同其論道德

旨果不詭于六經孔氏之說其所以有補于天下後世其功不細而世之學者至號曰孔孟其說果不誣嗚呼天之生斯人也其果有意于斯文乎古人謂其書包羅天地揆敘萬類仁義道德性命禍福燦然靡所不載固也然私竊論之孟子有大功四道性善一也明浩然之氣二也闢楊墨三也黜五霸而尊三王四也是四者發孔氏之所未談述六經之所不載遏邪說于橫流啟人心于方惑則余之所謂卓然甚明者此其尤盛者乎自古聖人未嘗嗣談性是以諸子之說紛然其別曰善曰惡曰混曰三品曰無分于善不善爭論四出要其歸皆以氣為性者也豈真識所謂氣哉孟子于衆說之中獨發之曰人性善自孟子談人性善始覺天下之人皆與天地等皆與堯舜等雖頑

鄙猥瑣昏愚樸陋皆得為道德之歸與向之爲善惡之論者功用何如哉此孟子所以爲知性之言而大有補于斯人也然後世談性莫盛于釋氏釋氏談性明體而不明用自喜怒哀樂以前釋氏宜知之喜怒哀樂已發以後釋氏置之不論此所以功用爲闕然然則欲明性善乎正在喜怒哀樂之後不然則寂然不動之時善惡安在孟子兼其用而發之始覺四端之用沛然見于日用閒堯舜禹湯文武周孔之事業皆自此建立人性如此古人未發也孟子獨發之此一大功也自古論道德者自性命之理達之于父子君臣自治心修身推之于天下國家以至天地萬物幽明鬼神何所不至特不言養氣孟子于衆說之中獨論浩然之氣自孟子談浩然之氣始覺聖賢所以爲聖賢以

有此氣孰謂此氣外物不困者是也有一物可困于吾則所存者喪矣所以爲聖賢者如何亦有是氣也方充然自得于心雖不可名狀要其爲物中正勇健廣大堅固故行之于富貴富貴不能困之使淫行之于憂患憂患不能困之使戚行之于聲色聲色不能困之使流行之于威武威武不能困之使懼行之于事物紛擾之地則事物紛擾不能困之使亂凡物之自外至者雖雜然並進而吾之胸中卓然皆有所主而非智力所及者曾子之大勇孟子之不動心非以此氣存焉乎故曰至大至剛以直世之人不明此氣往往認其氣血之强以謂浩然者于是以倨傲爲大以跋扈爲剛以倖倖者爲直若然則世之凶人暴德皆得浩然之氣矣嗚呼噫嘻孰能眞識吾所謂直剛大之德乎

則外物不困而天理渾然故其氣之充于吾身也睟然見于面盎然發于背沛然見于周旋動作之閒古人之大有爲于世者皆出于此其塞于天地則日用爲之光明山川爲之秀發萬物爲之繁滋祆祥疾癘爲之衰息其氣如此古人未發也而孟子獨發之此又一大功也當戰國之時斯道既喪邪說並作于是有所謂縱橫之家有所謂刑名之家有所謂楊墨之家縱橫之家翻覆變詐舞一世于口舌之上而刑名之家深刻慘毒納天下于刀鋸之下使當時之民沒身塗炭水火之中而不能出實二家之爲至于楊墨之家雖云其道過差然推其心亦本于爲善耳比之二家豈不賢甚矣哉然孟子置二家不問反區區于楊墨其故何哉蓋二家之失易見而楊墨之禍難知譬若疾病

然發狂悶亂惴惴若不朝夕而未必能死膏肓之病四肢固無恙飲食起居如平日此扁醫之所忽而倉公扁鵲之所望而走也何則縱橫之家誰不知其翻覆之惡刑名之家誰不知其慘毒之惡君子雖不問終于敗壞而已至于墨子之兼愛則近吾聖人之仁楊氏之爲我則近吾聖人之義惟其在于近似天下莫知其非此孟子不得不辯也且天下之道莫大于君父君父之道隆則治之所由起君父之道微則亂之所由生治亂之機實係于此墨氏之道豈必無父推其兼愛之過必至于無父楊氏之道豈必無君推其爲我之過必至于無君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剛推其所從來極其所由往必至于此故孟子斷之曰無父無君然後楊墨之失方明而異端之說方敗使天下後世

人倫不隕而天理以全此又一大功也聖人之門唯論一心術
霸者之心術何如哉余嘗借威公而論之威公九合諸侯一正
天下此五霸之雄也然當時狄伐衛力可救而不救又狄伐邢
力可救而不救及衛之亡也率諸侯而城衛邢之亡也率諸侯
而城邢不救之于未亡之前乃城于既亡之後其設心以爲救
亂之功小而存亡之功大故棄其難而成吾功聖人知其心故
于救邢書曰齊侯宋師曹師次于聶北救邢以明齊侯實無救
邢之心故擁兵而不進也未亡之前力可救而不救待其宗廟
既已煨燼社稷既已顚覆人民既已塗炭乃徐起而收其存亡
之功此何心哉公子慶父之亂魯國幾殆書曰齊仲孫來春秋
或書來朝或書來聘或直書來諸侯以禮來則曰來朝大夫以

禮來則曰來聘至直書來蓋不與其來也猶曰無禮云爾夫齊仲湫來寧魯難聖人曷爲不與其來蓋仲湫之來名爲寧魯難實欲窺魯耳何以知之威公問曰魯可取乎仲湫曰猶秉周禮聖人知其心故書曰齊仲孫來夫魯之難仁人君子所以惻然動心者也威公乃外收寧難之名內實欲乘危而取其國此何心哉苟爲不然司馬子魚何爲請宋襄公曰齊威存三亡國以屬諸侯義士猶曰薄德由此觀之五霸之心可知矣孟子曰雞鳴而起孳孳爲善者舜之徒也雞鳴而起孳孳爲利者跖之徒也欲知舜跖之分無他利與善之閒也夫舜跖之分雖小夫女子所能知至善利疑似雖明哲有不辨然則威公城楚邱以存衛城夷儀以存邢使仲湫以存魯豈非仁人君子之事然推其

心爲利乎爲善乎將爲舜之徒乎抑爲蹠之徒乎五霸之道如此然當時不知而惟五霸之爲貴故孟子斷之曰以德行仁者王以力假仁者霸而天下之心術正此又一大功也嗚呼堯舜之道自孔子傳之曾子曾子傳之子思子思傳之孟子自孟子得其傳然後孔子之道益尊而曾子子思之道益著其所以發明斯文開悟後世者至深矣顧余不敏何足窺其髣髴是四者之功所聞于師說如此然則世之譏孟子者孰不曰仁義而不知仁義果何物也胡不于赤子入井之時識其所謂人性善乎胡不于觳觫不慊心之時識其所謂浩然之氣乎胡不于其顙有泚之時識其所謂楊墨之非乎胡不于齊王不忍觳觫之時識其所謂王者之心而黜其霸者之心乎此皆聖人心術之要孟

子直指以示人學者于此了然能明此心而存之以誠敬養之以持久窮之以學問而漸摩之以師友則庶乎眞識孟子之仁義矣不然雖白首七篇之中猶曰未讀此書可也

附錄

橫浦曰施彥執作孟子發題云孟子有大功四明浩然之氣道性善闢楊墨黜五霸而尊三王皆前聖之所未言六經之所不載有功于名教此說亦是一見然謂之功似亦未善

又曰彥執工于詩一日見其賦柳有春風兩岸客來往紅日一川鶯去留不見柳而柳自在其中語亦工矣

橫浦同調

楊謹獨先生瑨

楊璿字子平監官人安貧樂道不妄取與尤嚴謹獨之操居暗室猶在康衢學者稱爲謹獨先生與同里施持正皆力行好修里人向慕邑令魏伯恂闢祠合横浦持正祀之參兩浙名賢錄

横浦門人 二程三傳

尚書韓南澗先生元吉 別見和靖學案

尚書凌先生景夏

凌景夏字季文餘杭人徒步從横浦遊紹興二年同第先生居第二官至吏部尚書

附錄

于恕曰舅氏平日師友弟子閒如凌季文喻子才樊茂實汪聖錫其人物如何横浦曰季文醇厚謹畏遇事有不可犯者子才

學問有理趣和易而知幾茂實沈靜聖錫敏悟操履有守

知州樊先生光遠

樊光遠字茂實錢塘人少從橫浦學紹興五年南省奏名第一除祕書省正字上疏言今日士大夫之論莫不以金人詭詐為可憂臣獨曰詭詐不足憂而信其詭詐深可懼也願陛下勿以得地為喜而常以為憂勿罪忠讜以養敢言之氣勿喜迎合以開諂進之門勿盡民力宜愛惜之以固根本勿沮士氣宜聳動之以備緩急時相秦檜將遂休兵罷為閬州教授後召為祕書丞除監察御史尋補外知嚴州 參咸淳臨安志

附錄

施彥執曰余嘗愛茂實謂有一武王必有一伯夷有一陳平必

有一王陵有一霍光必有一嚴延年有一姚元之必有一宋廣平不如是無復人道矣

文定汪玉山先生應辰 別爲玉山學案

祕監沈晦巖先生清臣

沈清臣字正卿鹽官人也紹興丁丑進士官國子錄有薦之召試者執政或發笑曰安有張子蓋女壻可爲館職者遂罷先生憤之會以歸正人王希呂爲諫官先生上書言其不可語侵宰相孝宗大怒時虞允文惡沈介乃下先生于理風使引之先生不可謫封州益勵風節晚乃召爲敕令局刪定官孝宗欲行三年之喪執政大臣皆主易月之說諫官謝諤禮官尤袤心知其不可而莫敢盡言先生疏陳六事其一謂三年終制本之禮經

行之陛下不必以滿廷之說有所囘惑其一謂羣臣請陛下還內之期方下禮官集議臣以爲當俟梓宫發引始還大內其一謂金人會慶節使三省密院引明肅升遐故事請陛下見之吏部尚書蕭燧以旣罷百官慶壽恐難以見使人但可于小祥後二日引見于德壽宫素幄是調停之說也已有詔從之矣竊考仁宗時嘗使契丹遣㡿有喪至柳河而還㡿主不見也夷狄尚知有禮中原乃不如邪況陛下居喪與明肅時事體不同望斷自宸衷勿牽羣議上大以爲然是日先生所奏八千餘言展讀甚久知閤張嶷奏已展正引例隔下先生奏讀如初移時嶷云儩之上目留先生令㡿御叉言久嶷奏進膳先生正色謂曰所言乃大事讀竟乃退孝宗喜曰卿十年去國今不枉矣于是命

就館津遣金使卻其書幣金使感嘆而去其後雖以羣臣五上表請還內孝宗勉從之于小祥後二日還內設素幄奏事而三年之喪遂定及大祥羣臣三上表引康誥冕服出應門語請御殿詔許于祔廟後行之先生疏言陛下當堅持前此內殿聽政之旨祔廟後御殿終爲非禮將來祔廟畢日豫降御筆截然示以終喪之志杜絕輔臣來章勿令再有陳請力全聖孝以刑四海上嘉納之及祔畢竟如先生所請罷御殿禮且斷羣臣之請論者謂是時儒臣林立莫能成帝志而力破滿朝淺薄之說者庶寮一人而已尋充嘉王府翊善以直諒稱尋遷祕書監光宗卽位先生以舊學在朝趙忠定公倚之宵人側目被章去纂論起有造爲先生告人之言曰相公乃壽皇養子又言先生嘗告

忠定曰外閒軍民皆推戴公禍且岌岌先生講學如故尋卒先生少學于橫浦既自嶺南歸還居苕上甚以師道自重獨其與門生問答一語不契輒使再參頗近禪門蓋亦橫浦佞佛之傳同時如玉山忠甫皆能幹師門之蠱惜先生之澄汰未盡也然大節則不媿于聖人之徒矣方姚愈以流言入告先生與劉光祖徐誼游仲鴻並列及頒黨籍先生獨幸而免殊不可考宋史脫略不爲先生立傳今捃摭諸書以補之補○雲濠案先生所著有晦巖集十二卷

通守方困齋先生疇別見紫微學案

于先生恕

于先生憲合傳

于恕字忠甫□□人無垢先生之甥也其序橫浦心傳錄曰予

與憲弟自幼承訓頗以警策別于羣兒每一感念情不自置遂抱琴劍徒步三千餘里抵嶺下予既自喜得至舅亦喜予之來朝夕得侍座席講論經史難疑答問無頃息少置從容之暇則談及世故凡近人情合事理可爲學者徑庭者莫不備錄雖所說或與舊說相異皆一時意到之語亦不復自疑故名之曰心傳予後以思親歸季弟憲亦不憚勞遠奮然獨往其承教猶予前日也遂各以所得合爲一集初不敢以示人止欲訓家庭子姪耳予學生郎煜粗得數言纂爲所錄而士夫已翕然傳誦信知舅氏一話一言爲世所重如此予老矣守其樸學固而不化往往不與時習投凡六舉于禮部而無成遂匿影林下時時提省此心不致爲窮達得喪所累以失其源流則亦無愧于吾舅

平日之教矣

錄橫浦語

恕問佛氏以寂滅爲教其徒未能泊然于飲食男女之欲乃欲以紙上死生禍福之說恐動其心使入于善彼世之小人刑戮榮賞日加而日督之猶且求以幸免孰謂無知之孩孺與夫鄙詐賤隸之人而欲以此化之耶而其甚者至于抑絕掩閉以成其姦過于刑戮小人之所不爲者世方揪其徒而曾不察不知此亦何理先生曰佛氏一法陰有以助吾教甚深特未可遽薄之吾與杲和尚遊以其議論超卓可喜故也其徒寧得皆善但吾甥所見者其徒之不善者耳恕曰理道妙處如子思孟子之書何減圓覺楞嚴必欲從事其人頗非素心先生曰自來知吾

錫毎有惡之之語執得堅時亦好但恐見不透後反爲其徒所冷笑且更窮究且更窮究

主簿徐先生椿年

徐椿年字壽卿永豐人紹興十二年進士官寶黃主簿橫浦弟子所著有尙書本義補

常簿倪絅川先生稱

倪稱字文舉雲濠案稱一作偁歸安人受業橫浦先生之門而與芮祭酒友善祭酒嘗曰文舉吾藥石友也補

梓材謹案先生紹興八年進士官太常寺主簿著有絅川集十五卷

知軍劉先生荀別見衡麓學案

特奏郎先生煜

郎煜字晦之錢塘人受學于橫浦嘗輯橫浦心傳諸書淳熙十四年特奏得官未任卒或謂先生世系與侍郎份同譜曰我家白屋豈可妄攀華冑

梓材謹案于忠甫稱先生為余學生其殆受學橫浦而卒業于于氏者

忠定史真隱先生浩

史浩字直翁鄞縣人由進士除國博因轉對言普安恩平二王宜擇其一以係天下望高宗納之普安為皇子進封建王以先生兼直講一日講周禮言酒正歲終則會惟王及后之飲酒不會世子不與焉以是知世子膳羞可以不會飲酒不可以無節也王作而謝曰敢不佩斯訓金人犯邊下詔親征王請率師為前驅先生以晉申生唐肅宗靈武之事為戒王大感悟立俾先

生草奏請扈蹕以供子職辭意懇到高宗矜奏出先生語大臣曰眞王府官也歷遷右庶子孝宗受禪累拜尚書右僕射首言趙鼎李光之無罪岳飛之久冤宜復其官爵錄其子孫從之張魏公沒乞幸建康先生陳三說不可與魏公異議王十朋論之出知紹興遂予祠自是不召者十二年淳熙五年復爲右丞相帝曰自葉衡罷虛席以待久矣先生蒙恩再相唯盡公道劉文節光祖試館職論科場取士之道帝親批其後曰國朝以來過于忠厚宰相誤國大將敗軍未嘗誅戮懲賞立乎前誅戮設乎後人才不出吾不信也遣官覩持示先生先生奏唐虞之世四凶止于流竄三考之法不過黜陟誅戮大臣秦漢法也太祖待臣下以禮迨仁宗而德化隆洽聖訓則曰過于忠厚夫爲國而

底于忠厚豈有所謂過哉臣恐議者以陛下自欲行刻薄之政歸過祖宗不可不審也及自經筵將告歸薦江浙之士十五人如薛象先楊敬仲陸子靜石應之陳益之葉正則袁和叔趙靜之張子智後皆擢用不至通顯者六人而已除太保致仕封魏國公治第鄞之西湖上帝爲書明良慶會名其閣舊學名其堂光宗御極進太師紹熙五年卒年八十九謚文惠嘉定十四年追封越王配享孝宗廟廷改謚忠定先生喜薦人才嘗擬陳之茂進職與郡帝知之茂嘗毀先生曰卿豈以德報怨耶先生曰臣不知有怨若以爲怨而以德報之是有心也莫濟狀王十朋行事誣先生尤甚先生薦濟掌內制帝曰濟非議卿者乎先生曰臣不敢以私害公其寬厚類此參史傳

謝山題忠定鄭峯眞隱漫錄曰忠定最受橫浦先生之知故其淵源不謬其爲相自屬賢者特以阻規恢之議遂與張魏公參辰然忠定蓄力而動不欲浪舉不特非湯思退沈該之徒亦與趙雄之妒南軒者不同而梅溪劾之其言有稍過者不然忠定首請褒錄中興將相之爲秦氏所陷者而乃自蹈之乎至其有昌明理學之功實爲南宋培國脈而惜乎舊史不能闡也忠定再相謂此行本非素志但以朱元晦未見用故勉強一出耳既出而力薦之幷東萊象山止齋慈湖一輩盡入啟事乾淳諸老其速茹而起者皆忠定力也其于文人則薦放翁其家居則遣其諸子從慈湖絜齋講學又延定川之弟季文于家以課諸子故其

諸子卒多有學行可觀者其不馴者止同叔子申耳吾攷嗣是而後宰輔之能下士者留公正趙公汝愚周公必大王公藺皆稱知人而忠定實開其首忠定之功大矣彼夫王淮之徒以私昵阻正人摒為學禁貽慶元以後之禍等量而觀豈不相去懸絕歟今讀忠定之集其資善堂諸文字所以啓沃孝宗于潛藩者也其兩府文字則卽吹噓諸老不遺餘力者也其歸田以後文字所以優遊林下舉行鄉飲酒禮建置義田者也中興宰輔如忠定者蓋亦完人也已

梓材謹案謝山學案劄記宰輔家登學案者南宋史忠定王家三世五人忠定子忠宣彌堅從子文靖彌忠獨善彌鞏及忠定孫朝奉守之並見慈溪學案獨善孫蒙卿自爲靜清學案

郭先生欽止

郭欽止字德誼東陽人從橫浦遊輕財樂施鄉井賴之闢石洞書院延名師以教子弟撥田數百畝以贍之後進多所成就縣學創書閣先生助之財又置書籍輸之參東陽縣志

施氏家學

施先生庭先別見震澤學案

沈氏門人二程四傳

節推趙復齋先生彥肅別見象山學案

于氏門人

特奏郎先生煜見上橫浦門人

倪氏家學

文節倪齊齋先生思

倪思字正甫歸安人也父稱受業橫浦之門先生傳父之學成
乾道進士淳熙博學宏詞累遷至祕書郎以大旱上封事請罷
苛斂察冤獄且請別詔中外士大夫皆得有言避殿減膳明示
畏天之實且請時召大臣講論治道拱默充位者斥之交言臺
職事官以言補外所宜昭示好言之實以釋人心之疑邏者以
倉庫事上聞雖頗得實然百吏各有譏察監司臺諫皆耳目也
焉用此輩爲孝宗是之初廟議銳意規恢迎合者多至大官久
而不驗頗厭之更用謹默之士先生言往者虛誕今者輙美胥
失之孝宗曰卿奇才也遷著作郎兼直翰林因侍上請旌廉吏
以律貪廣集議以審令光宗卽位晉高宗揖遜父子無閒今陛

下承奉大當過之請曰引職事官輪對如壽皇初年又言陛下方受禪金主亦新立欲制其命必有以勝之彼奢則以儉彼暴則以仁彼怠惰則以惕厲且請增置諫員又請召內外將帥訪問以知其才否遷將作少監兼權直學士院請述按壽皇聖政爲成規裁覃恩賞格之濫除將作監兼權中書舍人言皇子𡌴善宜用老儒上以命黃裳又言吳璵不可爲兵部孝宗聞而是之因上過宮問上曰倪思今爲何官曰權舍人孝宗曰猶爲權耶于是眞除中書舍人兼直學士院聖明節詔伶人依舊先生言不可紹熙三年兼侍講其春以大雪震雷求言先生謂大臣苟且給諫緘默講讀官闕員節鉞遙刺輕濫內廷好賜無節燕飲褻暱販曹州縣迫急商農愁嘆會計錄條與鐫減未什一而

羣言未已無名之賦久議而未蠲疆場之備不修緩急必誤事初孝宗以戸部經費之餘財于三省置封樁庫以待軍用至紹熙移用始頻會有詔發緡十五萬入內帑以備犒軍先生謂此實借名給他費請無發且曰往歲所入約四百六十四萬緡而所出之餘不及二萬非痛加撙節則封樁自此無儲遂定議犒軍歲以四十萬緡爲額由是費用稍有節戚畹韋璞除待制潜邸舊人譙熙載除觀察使皆封還詞頭劉光祖以爭吳端事左遷先生爭之光祖雖不果留而端亦黜又言姜特立之干請潘景珪之潜結近倖皇后姊夫王士廉請佃平江府官田以內小臣宣諭漕臣先生爭曰此斜封墨敕之漸也祕書監楊萬里求去有旨將漕江東先生留錄黃欲繳之萬里聞之亟餞先生曰

幸勿留我先生答曰此公論不以爲然縱不復繳當別請之萬里又止之日幸幷別請之說免之然先生卒入劄言萬里剛毅狷介之守不宜遂使去國臣雖晝行猶望陛下留之不報時美萬里之有守而先生之能愛賢也除禮部侍郎光宗久不過重華冬至日晏不視朝先生首以四疏開陳會召嘉王先生言壽皇之欲見陛下亦猶陛下之欲見嘉王也上頗動容中宮與外事先生因進講姜氏會齊侯于濼極論家之不齊至于陰陽易位甚則離閒父子漢之呂唐之武韋幾至亂亡不特一莊公也胡晉臣尤袤黃執中卒上不信先生奏曰陛下因疑致疾愈疑愈疾遂使父子之閒中外之事有不能合理者上竦然四年兼權吏部侍郎先生諫上飲酒過度上曰卿能盡言尋充金國賀

正使先生言陛下累愆問安之期中國猶知有疾也脫金人以
爲問臣將何辭上曰且夕便當過宮先是先生嘗請書孝經四
章寘座右至是章亘能劾先生以敵脅君以孝經詞訕不報先
生出關待罪詔知紹興府未行而孝宗崩寧宗立七月得請奉
祠會求言先生條上十二事曰兢畏曰敬天曰法祖曰奉先曰
安親曰正心曰勤政曰任外廷曰親賢曰納諫曰節用曰謹終
起知泉州明年五月召除吏部侍郎直學士院同知貢舉御史
姚愈以韓侂胄意劾之出知太平州劉德秀又劾之奉祠俄起
知泉州御史朱欽劾之罷已而知建寧府御史徐柟劾之罷開
禧二年參政李壁爲侂胄言乃召爲禮部侍郎兼直學士院先
生上疏辭曰臣乃者爲徐柟所劾柟言是臣不當召臣可用柟

不當留有詔申召入見時侂胄亦以邊事壞稍悔先以書致殷勤曰國事如此一世人望豈宜以潔己爲賢哉先生報曰但恐方拙不能徇時好耳時赴召者率先謁侂胄始入對先生徑造朝首論言路不通自呂祖儉謫徙而朝士不敢輸忠自呂祖泰編竄而布衣不敢極說近者北伐之舉僅有一二人言其不可如使未舉之前相繼力爭更加詳審必不輕動又言蘇師旦贓以巨萬胡不黥數以謝三軍皇甫斌喪師襄漢李爽敗績淮甸秦世輔潰散蜀道皆罪大罰輕又言近歲士大夫寡廉鮮恥列拜于勢要之門甚者匍匐門屏穿竇而入門生弟子施于執經受業者今無往而不稱且加以恩府恩使恩父之目諛文豐賂又在所不論也侂胄大怒其閒所謂恩父者乃指毛自知之于

蘇師旦也先生見侂胄曰平章明有餘而聰不足堂中剖決如
流此明有餘爲蘇師旦所蒙蔽者聰不足蘇師旦與周筠並爲
奸利師旦已敗筠尚在人言平泉騎虎不下之勢此李林甫楊
國忠晚節也曷不以先忠獻王爲法侂胄亦愕然曰聞所未聞
次日謂壁曰子言正甫之爲人今始至即立異而毛自知之父
憲爲御史覔劾先生予祠明年更化召爲兵部尚書兼侍讀請
遵用故事東宮參決政事以杜權臣之專不時宜引宰執及別
創直廬令詞臣候對以備批旨諭大臣以容受直言飭朝列以
砥厲名節且言大權方歸所當防微一有干豫端倪必且仍蹈
覆轍今侂胄即誅人言猶有未靖者蓋以樞臣猶兼宮賓不時
宣召宰執當同班同對樞臣亦當遠權以息外議樞臣謂史彌

遠也金人求侂胄函首集議先生謂有傷國體擬給事中內侍有久竄得歸者先生執不行又言辛棄疾迎合開邊請追削史彌寧將補春坊先生持不可進禮部尚書二府將以和戎遷秩以先生之言而止飛蝗蔽天先生言當求弭災之實不可以爲用兵餘孽彌遠益專政錢象祖在中書漸不與聞陟遂求去先生力言不可偏聽彌遠自辯先生求去上留之先生言侂胄以臺諫爲私人今章良能未除中司前一日已以小輿見彌遠矣侂胄專行執奏今彌遠亦獨班陳事矣宗社不堪再壞彌遠益恨先生求去亦益力除寶謨閣學士知福州甫踰月彌遠拜右相陳晦草制用昆命元龜語嘆曰此董賢爲大司馬允執其中之冊文也天下無有如蕭咸者乎乃上書請貼改麻制詔下分

晰彌遠懼急改晦爲殿中侍御史晦乃歷引本朝制命嘗累用此語謂先生以藩臣僭論麻制輕侮朝廷遂罷二年晦黜復官奉祠五年金人被兵先生陳備邊十事謂金亡則北方之強我獨當之政府惡其尙言事也御史石宗萬劾之降二官永不用八年復官奉祠請老不聽又二年除華文閣學士奉祠十三年卒遺表猶乞收爵祿賞罰之八柄張禮義廉恥之四維聞者悲之諡文節先生孤行一意其在乾淳閒不爲周益公所喜趙忠定公嘗稱先生爲眞侍講而先生亦以事忤之陳止齋章茂獻皆其所不成也朱子入朝君子傾心歸之先生亦落落人頗疑之及其爲周趙朱三公制詞極其與許乃知其無私慶元之召爲吏部也侂胄亦以先生故與諸君不甚相得意欲拔之以自

助遺弟仲胄道意先生謝之是以有太平之謫及再起乃大忤以去葉公水心極嘆之補

祖望謹案先生始終風節不屈不隨眞有得于橫浦之傳顧其所不足者酷佞佛至于濡首沒頂以從之試讀其經鉏堂雜志又不止于橫浦之所溺也然如先生之踐履是則所謂儒其行而釋其言者學者法其行而畧其言可也昆命元龜之說宋家制誥文字用之甚多陳晦之初未必有心然先生爲彌遠而發耳言固有所當也所著齊齋甲乙稿兼山集及經解雜著等共四百一十三卷今多不傳

經鉏堂雜志

女子與小人既不可近又不可遠然則柰何曰先勿近之而已

矣惟先近之一旦遠之則怨

必有事焉而勿正心既不通以勿正爲一句亦不通正心二字原是忘字既當勿忘又當勿助疊下勿忘乃文法也

人或毀己當退而求之于身若己有可毀之行則彼言當矣若無則彼言過矣當則無怨于彼過則無害于身又何報焉

學必先知而後行譬之適燕而南轅則愈遠耳故曰知之在先

凡行之不力者爲其知之不深也既行而益知如登山見其高處尚多又復登矣

古人制字閑適與防閑之閑同蓋有深意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君子居閑雖不至如小人然亦多恣意于聲色詩酒者是貴以禮閑之

父母皆怒其子不以爲少恩知其深愛之也造物以逆境處君子其亦皆怒之意與

福善禍淫常也其偶相反者特變耳

性行各有長短惟善教者因其所長而使之不蔽于所短此夫子教由求之法

君子退閑亦是濟時世方汩于聲利廉恥之風日衰而有一君子焉道不苟合于以厲天下廉恥之風豈不謂之濟時乎

祖望謹案橫浦再傳弟子東萊而外章公茂獻與齊齋足稱三傑矣然齊齋之侫佛明目張膽不可收拾是則橫浦淵源之流極也其中亦有格言可以師法者予節錄數則焉

梓材謹案謝山所錄經鉏堂雜志十條其一條移入荆公新學畧

附錄

王深寧困學紀聞曰齊齋倪公三戒不妄出入不妄言語不妄憂慮

史氏家學

忠宣史滄洲先生彌堅

朝奉史先生守之

知州史先生定之並見慈湖學案

史氏門人

管庫張雪窻先生巨臣別見龜山學案

宋元學案卷四七終